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

### 第二回 小伙子裝煙空一笑 清信人喫酒枉相讓

按：四人離了聚秀堂，出西棋盤街北口，至斜角對過保合樓，進去揀了正廳後面小小一間亭子坐下。堂信送過煙茶，便請點菜。洪善卿開了個菜殼子，另外加一湯一碗。堂信鋪上臺單，擺上圍簾，集亮了自來火。看鐘時已過六點，洪善卿叫燙酒來，讓張小村首座，小村執意不肯，苦苦的推莊荔甫坐了。張小村次坐，趙樸齋第三，洪善卿主位。堂信上了兩道小碗，莊荔甫又與洪善卿談起生意來，張小村還戲說兩句。趙樸齋本自不懂，也無心相去聽他，祇聽得廳側書房內，彈唱之聲十分熱鬧，便坐不住，推做解手溜出來，向玻璃窗下去張看。祇見一桌圓臺，共是六客，許多信人團團圍繞，夾著些娘姨、大姐，擠滿了一屋子。其中向外坐著紫糖面色、三縷烏須的一個胖子，叫了兩個局。右首信人正唱那二黃《採桑》一套，被琵琶遮著臉，不知生的怎樣。那左首的年紀大些，卻是風流倜儻，見胖子豁拳輸了，便要代酒。胖子不許代，一面攔住他手，一面伸下嘴去要呷。不料被右首信人停了琵琶，從袖子底下伸過手來，悄悄的取那一杯酒授與他娘姨喫了。胖子沒看見，呷了個空，引得哄堂大笑。

趙樸齋看了，滿心羨慕，祇可恨不知趣的堂信請去用菜，樸齋祇得歸席。席間六個小碗陸續上畢，莊荔甫還指手劃腳談個不了。堂信見不大喫酒，隨去預備飯菜。洪善卿又每位各敬一杯，然後各揀乾稀飯喫了，揩面散坐。堂信呈上菜帳，洪善卿略看一看，叫寫永昌參店，堂信連聲答應。

四人相讓而行，剛至正廳上，正值書房內那胖子在廳外解手回來，已喫得滿面通紅。一見洪善卿，嚷道：「善翁也來裏，巧極哉，裏向坐。」不由分說，一把拉住；又攔著三人道：「一淘敘敘哉晚」莊荔甫辭了先走。張小村向趙樸齋丟個眼色，兩人遂也辭了，與洪善卿作別，走出保合樓。

趙樸齋在路上咕嚕道：「耐為啥要走哩？鑲邊酒末落得擾擾俚哉晚。」被張小村咄了一口，道：「俚咪叫來咪長三書寓，耐去叫么二，阿要坍臺！」樸齋方知道有這個緣故，便想了想道：「莊荔甫祇怕來咪陸秀林搭，倪也到秀寶搭去打茶會，阿好？」小村又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俚勿搭耐一淘去，耐去尋俚做啥？阿要去討惹厭！」樸齋道：「價末到陸裏去哩？」小村祇是冷笑，慢慢說道：「也怪勿得耐，頭一埭到上海，陸裏曉得白相個多花經絡？我看起來，勳說哈長三書寓，就是么二浪，耐也勳去個好。俚咪纔看慣仔大場面哉，耐拿三四十洋錢去用撥俚，也勿來俚眼睛裏。況且陸秀寶是清信人，耐阿有幾百洋錢來搭俚開寶？就省點也要一百開外咪，耐也犯勿著晚。耐要白相末，還是到老老實實場花去，倒無啥。」樸齋道：「陸裏搭嘎？」小村道：「耐要去，我同耐去末哉。比仔長三書寓，不過場花小點，人是也差勿多。」樸齋道：「價末去哩。」

小村立住腳一看，恰走到景星銀樓門前，便說：「耐要去末打幾首走。」當下領樸齋轉身，重又向南。過打狗橋，至法租界新街，盡頭一家，門首掛一盞熏黑的玻璃燈，跨進門口，便是樓梯。樸齋跟小村上去看時，祇有半間樓房，狹窄得很，左首橫安著一張廣漆大床，右首把榻板拼做一張煙榻，卻是向外對樓梯擺的，靠窗杉木妝臺，兩邊「川」字高椅，便是這些東西，倒鋪得花團錦簇。

樸齋見房裏沒人，便低聲問小村道：「第搭阿是么二嘎？」小村笑道：「勿是么二，叫阿二。」樸齋道：「阿二末比仔么二阿省點？」小村笑而不答。忽聽得樓梯下高聲喊道：「二小姐，來哩。」喊了兩遍，方有人遠遠答應，一路戲笑而來。樸齋還祇管問，小村忙告訴他說：「是花煙間。」樸齋道：「價末為啥說是阿二呢？」小村道：「俚名字叫王阿二。耐坐來裏，勳多說多話。」

話聲未絕，那王阿二已上樓來了，樸齋遂不言語。王阿二一見小村，便攏上去嚷道：「耐好啊，騙我阿是？耐說轉去兩三個月晚，直到仔故歇坎坎來！阿是兩三個月嘎，祇怕有兩三年哉。我教娘姨到棧房裏看仔耐幾埭，說是勿曾來，我還信勿過。間壁郭孝婆也來看耐，倒說道勿來個哉。耐祇嘴阿是放屁，說來咪閑話阿有一句做到？把我倒記好來裏，耐再勿來末，索性搭耐上一上，試試看末哉！」小村忙陪笑央告道：「耐勳動氣，我搭耐說。」便湊著王阿二耳朵邊輕輕的說話。說不到三四句，王阿二忽跳起來，沉下臉道：「耐倒乖殺咪！耐想拿件濕布衫撥來別人著仔，耐末脫體哉，阿是？」小村發急道：「勿是呀，耐也等我說完仔了哩。」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懷裏去聽，也不知咕咕唧唧說些甚麼。祇見小村說著又努嘴，王阿二即回頭把趙樸齋瞟了一眼，接著小村又說了幾句。王阿二道：「耐末那價呢？」小村道：「我是原照舊哩。」

王阿二方纔罷了，立起身來剔亮了燈臺，問樸齋尊姓，又自頭至足，細細打量。樸齋別轉臉去裝做看單條。祇見一個半老娘姨，一手提水鏟子，一手托兩盒煙膏，踏上樓來，見了小村，也說道：「阿唷，張先生晚！倪祇道仔耐勿來個哉，還算耐有良心咪。」王阿二道：「呸，人要有仔良心，是狗也勿喫仔屎哉！」小村笑道：「我來仔倒說我無良心，從明朝起勿來哉。」王阿二也笑道：「耐阿敢嘎！」說時，那半老娘姨已把煙盒放在煙盤裏，點了煙燈，沖了茶碗，仍提鏟子下樓自去。

王阿二靠在小村身傍，燒起煙來；見樸齋獨自坐著，便說：「榻床浪來鞞鞞哩。」樸齋巴不得一聲，隨向煙榻下手躺下，看著王阿二燒好一口煙，裝在槍上授與小村，「颯溜溜」的直吸到底。又燒了一口。小村也吸了。至第三口，小村說：「勳喫哉。」王阿二調過槍來授與樸齋。樸齋吸不慣，不到半口，斗門噎住。王阿二接過槍去打了一簽，再吸再噎。王阿二「嗤」的一笑。樸齋正自動火，被他一笑，心裏越發癢癢的。王阿二將簽子打通煙眼，替他把火，樸齋趁勢捏他手腕。王阿二奪過手，把樸齋腿膀盡力摔了一把，摔得樸齋又酸，又痛，又爽快。樸齋吸完煙，卻偷眼去看小村，見小村閉著眼，朦朧朧、似睡非睡光景。樸齋低聲叫：「小村哥。」連叫兩聲，小村祇搖手不答應。王阿二道：「煙迷呀，隨俚去罷。」樸齋便不叫了。

王阿二索性挨過樸齋這邊，拿簽子來燒煙。樸齋心裏熱的像熾炭一般，卻關礙著小村，不敢動手，祇目不轉睛的默看。見他雪白的面孔，漆黑的眉毛，亮晶晶的眼睛，血滴滴的嘴唇，越看越愛，越愛越看。王阿二見他如此，笑問：「看啥？」樸齋要說又說不出，也嘻著嘴笑了。王阿二知道是個沒有開筆的小伙子，但看那一種腴腆神情，倒也惹氣，裝上煙，把槍頭塞到樸齋嘴邊，說道：「哪，請耐喫仔罷。」自己起身，向桌上取碗茶呷了一口，回身見樸齋不喫煙，便問：「阿要用口茶？」把半碗茶授與樸齋。慌的樸齋一骨碌爬起來，雙手來接，與王阿二對面一碰，淋漓瀉瀉了一身的茶，幾乎砸破茶碗，引得王阿二放聲大笑起來。這一笑連小村都笑醒了，揉揉眼，問：「耐咪笑啥？」王阿二見小村默默的出神，更加彎腰拍手，笑個不了。樸齋也跟著笑了一陣。

小村抬身起坐，又打個呵欠，向樸齋說：「倪去罷。」樸齋知道他為這煙不過癮，要緊回去，祇得說「好」。王阿二和小村兩個又輕輕說了好些話。小村說畢，一徑下樓。樸齋隨後要走，王阿二一把拉住樸齋袖子，悄說：「明朝耐一干仔來。」

樸齋點點頭，忙跟上小村，一同回至悅來棧，開門點燈。小村還要喫煙過癮，樸齋先自睡下，在被窩裏打算。想小村閑話倒也不錯，況且王阿二有情於我，想也是緣分了。祇是丟不下陸秀寶，想秀寶畢竟比王阿二嫻致些，若要兼顧，又恐費用不敷。這個想想，那個想想，想得翻來覆去的睡不著。一時，小村吸足了煙，出灰洗手，收拾要睡。樸齋重又披衣坐起，取水煙筒吸了幾口水煙，再睡下去，卻不知不覺睡著了。

睡到早晨六點鐘，樸齋已自起身，叫棧使舀水洗臉，想到街上去喫點心也好趁此白相相。看小村時，正軒軒的好困辰光。因把房門掩上，獨自走出寶善街，在石路口長源館裏喫了一碗廿八個錢的悶肉大面。由石路轉到四馬路，東張西望，大蹶而行。正碰著拉垃圾的車子下來，幾個工人把長柄鐵鏟鏟了垃圾拋上車去，落下來四面飛灑，濺得遠遠的。樸齋怕沾染衣裳，待欲回棧，卻見前面即是尚仁里，聞得這尚仁里都是長三書寓，便進街去逛逛。祇見街內家家門首貼著紅箋條子，上寫信人姓名。中有一家，石刻門坊，掛的牌子是黑漆金書，寫著「衛霞仙書寓」五字。

樸齋站在門前，向內觀望，祇見娘姨蓬著頭，正在天井裏漿洗衣裳，外場蹺著腿，正在客堂裏揩拭玻璃各式洋燈。有一個十四

五歲的大姐，嘴裏不知咕嚕些甚麼，從裏面直跑出大門來，一頭撞到樸齋懷裏。樸齋正待發作，祇聽那大姐張口罵道：「撞殺耐啲娘起來，眼睛阿生來啲！」樸齋一聽這嬌滴滴聲音，早把一腔怒氣消化淨盡，再看他模樣俊秀，身材伶俐，倒嘻嘻的笑了。那大姐撒了樸齋，一轉身又跑了去。

忽又見一個老婆子，也從裏面跑到門前，高聲叫「阿巧」，又招手兒說：「勸去哉。」那大姐聽了，便撇著嘴，一路咕嚕著，慢慢的回來。那老婆子正要進去，見樸齋有些詫異，即立住腳，估量是甚麼人。樸齋不好意思，方訕訕的走開，仍向北出衙。先前垃圾車子早已過去，遂去華眾會樓上泡了一碗茶，一直喫到七八開，將近十二點鐘時分，始回棧房。

那時小村也起身了。棧使搬上中飯，大家喫過洗臉，樸齋便要去聚秀堂打茶會。小村笑道：「第歇辰光，信人纔困來啲床浪，去做啥？」樸齋無可如何。小村打開煙盤，躺下吸煙。樸齋也躺在自己床上，眼看著帳頂，心裏轆轤的轉念頭，把右手抵住門牙去咬那指甲；一會兒又起來向房裏轉圈兒，踱來踱去，不知踱了幾百圈。見小村剛吸得一口煙，不好便催，哎的一聲嘆口氣，重復躺下。小村暗暗好笑，也不理他。等得小村過了癮，樸齋已連催四五遍。

小村勉強和樸齋同去，一徑至聚秀堂。祇見兩個外場同娘姨在客堂裏一桌碰和，一個忙丟下牌去樓梯邊喊一聲「客人上來」。樸齋三腳兩步，早自上樓，小村跟著到了房裏。祇見陸秀寶坐在靠窗桌子前，擺著紫檀洋鏡臺，正梳頭哩。楊家姆在背後用蓖蓖著，一邊大姐理那脫下的頭髮。小村、樸齋就桌子兩傍高椅上坐下，秀寶笑問：「阿曾用飯嘍？」小村道：「喫過仔歇哉。」秀寶道：「啥能早嘍？」楊家姆接口道：「俚啲棧房裏纔實概個。到仔十二點鐘末，就要開飯哉；勿像倪堂子裏，無撥啥數目，晚得來！」

說時，大姐已點了煙燈，又把水煙筒給樸齋裝水煙。秀寶即請小村榻上用煙，小村便去躺下吸起來。外場提水鏟子來沖茶，楊家姆絞了手巾。樸齋看秀寶梳好頭，脫下藍洋布衫，穿上件元縐馬甲，走過壁間大洋鏡前，自己端詳一回。忽聽得間壁喊「楊家姆」，是陸秀林聲音。楊家姆答應著，忙收拾起鏡臺，過那邊秀林房裏去了。

小村問秀寶道：「莊大少爺阿來裏？」秀寶點點頭。樸齋聽說，便要過去招呼，小村連聲喊住。秀寶也拉著樸齋袖子，說：「坐來浪。」樸齋被他一拉，趁勢在大床前藤椅上坐了。秀寶就坐在他膝蓋上，與他唧唧說話，樸齋茫然不懂。秀寶重說一遍，樸齋終聽不清說的是甚麼。秀寶沒法，咬牙恨道：「耐個人啊！」說著，想了一想，又拉起樸齋來，說：「耐過來，我搭耐說哩。」兩個去橫躺在大床上，背著小村，方漸漸說明白了。一會兒，秀寶忽格格笑說：「阿唷，勸哩！」一會兒又極聲喊道：「哎喲，楊家姆快點來哩！」接著「哎喲喲」喊個不住。楊家姆從間壁房裏跑過來，著實說道：「趙大少爺勸吵哩！」樸齋祇得放手。秀寶起身，掠掠鬢腳，楊家姆向枕邊抬起一支銀絲蝴蝶替他戴上，又道：「趙大少爺阿要會吵，倪秀寶小姐是清信人哩。」

樸齋祇是笑，卻向煙榻下手與小村對面歪著，輕輕說道：「秀寶搭我說，要喫臺酒。」小村道：「耐阿喫嘍？」樸齋道：「我答應俚哉。」小村冷笑兩聲，停了半晌，始說道：「秀寶是清信人哩，耐阿曉得？」秀寶插嘴道：「清信人末，阿是無撥客人來喫酒個哉？」小村冷笑道：「清信人祇許喫酒勿許吵，倒凶得野啲！」秀寶道：「張大少爺，倪娘姨啲說差句把閑話，阿有啥要緊嘍？耐是趙大少爺朋友末，倪也望耐照應照應，阿有啥攏掇趙大少爺來扳倪個差頭？耐做大少爺也犯勿著嘍。」楊家姆也說道：「我說趙大少爺勸吵，也勿曾說差啥閑話嘍。倪要是說差仔，得罪仔趙大少爺，趙大少爺自家也蠻會說啲，阿要啥攏掇嘍？」秀寶道：「幸虧倪趙大少爺是明白人，要聽仔朋友啲閑話，此好煞哉。」

一語未了，忽聽得樓下喊道：「楊家姆，洪大少爺上來。」秀寶方住了嘴。楊家姆忙迎出去，樸齋也起身等候。不料隨後一路腳聲，卻至間壁候莊荔甫去了。